

憶 難 忘

孫 韶 康

片斷的點滴不能代表生命的一切；但是深植腦海中的記憶，却永遠不能忘懷。

天有不測風雲，月有陰晴圓缺，人有旦夕禍福，在每一個人的生活中都有着坎坷與平坦，片斷的點滴不能代表生命的一切；但是深植腦海中的記憶，却永遠不能忘懷；而且四十多年以後，回憶當年，尤感意義深長，添增情趣，充實我快樂的人生觀。我生長在河北省，沿平漢路線的一個鄉莊，民風樸實，崇尚禮義，先曾祖為官後退隱，先祖父行醫，有樂善好施之譽。先父繼承衣鉢，懸壺濟世，施捨救人，揚名遠近鄉里。母親出身官宦門第，通情達理，教族睦鄰，寬厚待人，嚴謹克己，博得親族們的讚佩與崇敬。

先父秉性耿介，延續着詩書積善之門。在一個冰天雪地寒風刺骨的深夜裡，先父應病家之請，踏雪冒寒，雖挽救了垂危的病患，然而父親却因此臥病而逝。晴天霹靂，母親悲痛欲絕，失却往日的安逸，肩負起持家的艱苦重擔，白天苦撐着破碎的身心，內外週旋。黑夜漫漫，哀傷哭泣！十五歲的大姐善解人意，受母親的薰陶，果敢堅強，是母親得力的助手。哥哥幼小尚不更事，慈母兼父職亦嚴亦慈，對哥哥生活教育關懷備至，惟恐喪父之兒有辱庭譽。

憶 難 忘

忘

當年女子教育難關

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大姐成年，哥哥已懂得親情事理，稚小的我不知什麼是憂愁和痛苦。但已屆入學之齡。奈北方軍閥混戰，鄉里多遭兵燹，教育未能普及，母親雖早已聽過男女平等平權的新口號，但對我入學讀書却苦無門路。原有的私塾雖已更名為學堂，但不收女生，母親在焦急之下多方求助，並與學堂主持人情商，奈事與願違，鄉民們交頭接耳，議論紛紛，批評我母親把小女當男兒，母親懊喪至極。只好囑我繼續讀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……。」

蒼天不負吾母苦心，我入學的機會終於到來，縣督學突然下鄉查學。母親得到消息，立即領我求見，面訴女孩讀書的困難。蒙督學慨允，並面諭主持學堂的老先生不可怠誤，時隔未久，男女學童兼收的佈告也張貼在學堂的牆壁，母親已送我先行入學。

學堂大門雖如願邁進，而鄉民們重男輕女的守舊思想仍難改變，教授全部課程的孫老先生，陽奉陰違，頑固不化，男生們在教室裡伏案座椅

，僅准我在隔間的另一斗室內，或站立在斗室的門框外聽課。聽不懂之處不准發問，教室裡雖坐有不少同族侄輩，但規定男女生不可相互交談，我真不服氣，勢孤的女童怎能喚醒老先生的同情！只有忍氣吞聲，每天傾聽着那獨腳戲的教學法。

匆匆三載，哥哥暑假回家，提議帶我去縣城投考縣立女子完全小學，母親欣慰不已，特為我趕製新裝，準備筆墨，隨哥哥進縣城應試，城外應試的學童寥寥無幾，放寬錄取，我自然是僥倖沾光上榜。我便開始接受了正規的小學教育，算術從頭補起，住校的級任韋蘭馨老師，年近四十尚未結婚，精心指導，性情甚急，鷄兔同籠與植樹問題，每天晚上自習時，不停的反覆練習，努力不懈，在興奮中却難抑制離愁別緒，思親之情。星期假日，獨坐校園一角，隨着城牆上號兵吹奏淒涼肅穆的號角而洒下思親淚。深憶母親叮囑的千言萬語，只有擦去眼淚，發憤讀書，努力學習。同學們時有父兄往訪，或送食物，我僅有精神食糧——書信的鼓勵。也許因為如此，每次的月考成績才能名列前茅。第二年，教育局舉辦全縣

五所男女完全小學成績混合測驗，名為觀摩會。我竟名列全縣之冠，榮獲大批的獎品——文房四寶和獎狀，復獲縣長的召見與勉勵，教育科長頒發個人獎。韋老師更感有莫大的欣慰，校長李鐘吳女士倍增關懷，派我在師範和小學聯合紀念週會上報告，同學們和我拉拉扯扯，表露出最高的羨慕。老師們送我的雅號是個「樂天派的小胖妞」，站立升旗臺上，確實也表現出一副從容不迫的天真活潑相兒，可謂初生之犢不畏虎也！

消息傳回家鄉，母親更感興奮與安慰，苦心栽培的幼芽由泥土中升起。鄉民們對母親刮目相看，點頭稱讚。守舊陳腐的觀念，也都為之突然轉變。送女孩入學從此日漸增多。開風氣之先乃我母也！是我童年歡樂難忘的一頁。

童年易逝，眨眼間在縣立女子小學高級班畢業，轉往北平，投考北平市第一女子中學，幸蒙錄取，校長和訓導主任都是四十出頭未婚的大小姐，對校務負責認真，老師們陣容堅強，教授課程兢兢業業。學生們樸實無華，身着制服，黑裙白上衣，黑鞋長統白襪，髮長齊耳，嚴守校規。偶有犯者，如交男友，被訓導處發現時，必遭記過和開除。一女中校舍，位於北平市的中心區，寬闊潔淨的北池子大街，垂柳成蔭住戶稀少，是學生們讀書的安樂區。

抗戰烽火死生奇跡

民國二十六年，不幸七七事變，蘆溝橋戰爭爆發，我和哥哥回家度假，哥哥聞得炮火緊急，堅持返北平，準備從軍，匆匆離家，音訊不通。日

寇突然偷襲，我軍不敵，日軍直逼南下，敵機瘋狂投彈，在田野間以遊戲式的低空掃射，傷亡不少田間農夫，慘無人道。一個沉悶的傍晚，突由鄰居口中得知哥哥返平時途經長辛店車站，被敵機炸傷身亡。我不敢聽，我不相信，可是我的四肢已軟，兩眼已發黑，多所探聽，始知如此惡劣的壞消息早已傳遍了全鄉，怕母親不能忍受更大的創傷，遠近街坊彼此協定，對母親守口如瓶。我更不能讓母親神傷，我咬緊牙關，壓制住難忍的感傷，決不把國破家毀人又亡的壞消息報告給母親。可是誰又親眼看見被炸的現場？却無一人目睹。我內心雖充滿了憂愁與悲傷，但也抱着莫大的希望，日日夜夜向上蒼乞求，佑我家宅平安，默默的禱告奇蹟出現，哥哥平安返回家園。

兵荒馬亂，度日如年，兩月過後，郵政可通，我每天數次跑出門外，次次都是失望，窺視母親面上的表情，已顯示出若有所失，沉重不語，唉聲嘆氣！我更悶的透不過氣，真不知如何是好。陰天細雨，我漫無目的地走出門外，遠見一人身着蓑衣，向我走來，我控制不住的邁向前，那人隨手遞給我一把信件，一共五封，都是哥哥的家書，我等不得進門便急速拆開，啊！喜從天降，果真奇蹟出現，乃敵機在車站投彈時，炸燬了火車的後段，哥哥車廂在前，倖免於難。我狂奔高喊，衝向母親的面前，母親知道了來龍去脈，立即上香許願，感謝上蒼的恩典。左右鄰居得知消息，都紛紛前來賀哥哥脫險，謂祖上德重，父親在世時施捨濟衆所得之報也！

我軍節節失利，沿平漢線的鄉莊多遭日軍燒

殺擄掠，我鄉尤甚，農家在驚懼中收割滿倉，稍事休閒與輕鬆。在寂靜的深夜裡，全鄉居民突被連珠炮似的機關槍聲，由熟睡中驚醒，男女老少在忙亂中逃跑，有的跳牆，有的鑽入防空洞，也有藏身在柴堆中。鷄飛狗竄，槍彈在空中颼颼穿過。頃刻間，整個的鄉莊，充滿了燒殺之聲，鬼哭神嚎，草木皆悲，有十多口的老少三代，被燒死在防空洞中，有被槍殺的老幼和壯年，更有被刺刀剖腹的孕婦，胎兒由母腹流出，慘不忍睹。燒殺徹夜，火焰冲天，橫屍滿街，無棺收殮。鬼子進入我家，院中未堆柴木，無法燒屋，僅砸破窗門，殺死一條愛犬。託天之佑，我們母女聞得槍聲即倉皇躲進附近農家長工所住的小土屋，避過了一次空前的浩劫。

淪陷區中非人生活

混亂經年，敵軍侵佔了我大江南北，燒殺稍漸平息，北平市的機關漸漸恢復正常辦公，各級學校也正式開學上課，我便隨着同族的兄長，由家鄉喬裝到北平和哥哥相聚，回到學校繼續學業。課程表上增添了日文一科，同學們雖尚年幼，但對鬼子欺壓強迫式的授課，都表示出一致的強烈反抗。敵軍勢力迅速擴張，對我們越反抗更越加緊奴化與蹂躪，熱血青年男女，忍辱而不偷生，暗中集會，商討如何投効救國組織。側聞中國大學是掩護政府秘密工作同志的有利處所，我們堅定意志，舉手宣誓，信心不可動搖，共同努力，發憤圖強，充實自己。暗中到北海公園聽我秘密工作同志講解救國主義，準備迎接抗日的任務

。但也有少數同學錯到中海公園，誤聽禍國殃民的馬列主義，惡毒的共產黨，是無孔不入的毒菌。可惜幼稚不懂衛生的同學，竟不聽好言相勸，迷迷糊糊的被毒菌潛透入身，並向社會上身心不健康的國民傳播毒菌。

我們幾位志同道合的同學，在期待中捱過了中學畢業，考進了嚮往的大學，分別進入了理想的科系，在奴化的氣氛中無法安心課業，學校大門前，敵人憲兵荷槍實彈。日夜把守，每天上課進出，隨時被突檢搜身。同志由重慶替我捎來一信，輾轉寄至學校，在信架上擺了將近兩月，才託同學設法取下。在教室上課時，常有同學被特工人員悄悄帶走，有的被審訊後放回，有的從此失蹤沒消息。我們的宿舍中，是日憲檢查的目標，時常在噩夢中被閃亮的手電筒照醒，一邊粗暴高喊不准動，一面闖進臥室，氣勢凌人的盤查詳問，有無藏匿抗日份子？進入男生宿舍，若一語不合，即拳打腳踢，被打的同學鼻青臉腫，稍有反抗就被帶至憲兵隊。人人自危，個個顫慄，嘗盡了亡國的滋味與苦痛。

北平搜捕美機轟炸

珍珠港事變發生，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，日寇對我同胞加緊奴化及壓榨，地理教科書改編，歷史改寫，英文課程全部取消，增添軍事訓練。一切物資全部支援戰場，百姓生活更加貧困，北平市居民生活所需的主食米麵，改以米糠樹皮和蕎麥等五十六種混合物磨成粉而代替，製成糕餅，豬毛夾細砂，氣味難聞，無法下嚥。

眼看人力車伏在「西單牌樓」前的烈日下，不支倒地。一天，下課後買不到燒餅和饅頭，只好到點心舖買包粗點心，剛出店門，在冷不防中，被一青年男子將點心由我手中奪去，人們飢餓之情當可想像也！

日憲不顧人民生死，瘋狂發動北平的大逮捕，同學們多驚惶失色，我更忐忑不已，親友間負責秘密抗日工作者衆，我負側助工作日久，日憲借特工翻譯會進我住屋搜索，反覆盤問，我付度要被捕的惡運或不遠矣！被捕的同志皆被酷刑拷打、灌辣椒水、凉水、電刑等，若被列重嫌者送往北平附近的長辛店，扔進特製的狗籠中，敵人指揮要受過訓練的狼犬撲身亂咬，再行逼供，慘無人道的刑逼，犧牲了我大批的愛國志士。我中學時的俞校長被抓入獄，以後沒再聽到她是生或是死的消息。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深仇大恨，炎黃子孫永不忘記！

逃離北平回家探母

風聲鶴唳，恐怖萬分，我暗中積極設法，提前逃離北平，同志們分別介紹通往重慶路線，經河南路途平坦，但被捕的機會較多，山西二戰區開闢新路，雖崎嶇艱險難行，敵軍崗哨不多。我受畢暑假軍訓，趁着開學前的時間，便遠赴山西太原，藉訪同學之名，求得對路線的熟悉。在房姓同學家逗留兩週，多所打聽，暗喜此路可直通陝西華陰。在太原已可聽到中央政府的飛機聲隆隆，並可遙遙看到炸彈由天空中連續下落，炸燬了敵軍的防線，擊碎了日本鬼子的安全感，同胞

們鼓舞歡欣，顯示出敵軍敗亡的徵兆。

我由太原返老家，一路難行，正定以南，火車軌道被炸得斷續不通，我拎着兩大瓶山西名醋，混在清一色的鬼子羣中，在荒郊野外，趁着一片漆黑的寂靜中，上上下下等待鐵軌搶修，鬼子的兇狠惡相，也被炸得縮頭喘氣。斷斷續續坎坎珂珂，步行越過了無法搶修的路程後，才乘換上直通車。火車窗門放下黑色帳幕，或全部熄燈，車行緩緩，一直到達保定時才放光明。再九十分鐘的車程才是離家最近的車站，下了火車又步行八華里回到了家。母親既驚且喜，帶回了太大的不平靜，母親在欣慰中忙我吃喝，親情母愛表露無遺，我矛盾的心情，呆望着母親，猶豫不敢啓齒。知女莫如母，因母親的啓示，始將南下之意稟報，母親聽後，一則以憂，一則以喜。喜可脫離鬼子的奴化，憂女遠離家鄉，難通信息，更愁我路途上的安危。母親在憂喜不定的情緒下，替我準備衣裝行李和路費等。在短短的五天中，替我備妥一切，在千言萬語中，依依話別，並約定一個月後如沒有家信，就表示已離開北平。

話別母親，返回北平，又已開學上課。我在暗中積極進行離平事宜，向校方申請休學，向教務處索取肄業證明書，以及三年全部的成績。和同志們接頭晤面給我介紹大後方的各種關係。準備妥貼後，在驚恐的氣氛中，搭乘上正大鐵路火車，直達太原，一路順利。舊地重遊，仍投住在房同學家。此時此地一天中已可聽到警報聲響數次，我方飛機對敵軍營加緊轟炸，不毀民房不傷百姓，所以居民都仰視空襲，暗自稱慶。

漢奸忠良各具心腸

房同學的父親久居太原，人熟地熟，三天後即幫我僱妥當地的領路人，領我至介休，送我住進一家沒名的茅屋小客店，與店主晤面接上頭，算是達成任務。小店周圍，人稀可數，一片棗樹成林，果實纍纍，半紅半綠，正是棗子成熟時。大紅棗是山西的名產，香甜而脆，是我最高吃的果食。仰望樹上，幾乎忘却置身何地！店主說此地是敵軍盤查重要地區，對來往的過客檢查非常嚴格，囑我要特別注意。我猛然憶起離平前同志們曾告訴我，到達自由地區前，必經三十里路程敵我分界的所謂真空地帶，被捕同志多在此地遇難，果真如是，炎熱的正午，見四人成組的敵軍與特務人員，由遠處一直奔向小店，我爲了躲避，慢慢的走向樹林，爬上棗樹，一面窺視鬼子們的行動，一面摘果，僞裝本地人。

國失江山，必有漢奸。賈國求榮的特務小翻譯員，偏偏盯住了我，吼我快由樹上下來。我只好在狗仗人勢的吼聲下慢慢的爬下，鬼子立刻端着刺刀對準我的胸膛，面貌猙獰。審我由何處來，去何地？並斥店主拿出我的行李，一件件、一滴滴，仔細檢查無遺。連旗袍領中密藏的縮小證明文件照片都被撕出。我掙扎鎮靜，小心說謊，謹慎作答，但心跳加速，僞稱到吉縣看望多年在外經商的父親，並轉學入山西大學，以便陪伴父親。鬼子羣中之一，堅持帶我返回太原，當是凶多無吉，我凝視着閃亮的刺刀，我默念着別怕！別怕！說出實話會死在鬼子的刀下。生死攸關

，急中生智，我轉向面對着那求功的翻譯員，必恭必敬，向他苦訴埋怨七七事變，錦繡江山被日寇蠻橫佔，迫我們的同胞妻離子散，無情的炮火將我母女親情切斷，誰無父母？誰無妻兒？你是炎黃子孫，何不爲自己的同胞向鬼子美言！那個求功的翻譯員，雖若有所悟，但又似難言，猶豫片刻，朝着我仔細打量了一番，和鬼子咬咬耳朵，不知是如何的默契，居然點頭准我住店。謝天謝地，真有虎口餘生之感！在那小店裡住了兩夜半，難以閉眼，老板娘心善，陪我聊天和指導我在路上應如何注意安全。

第三天的深夜，涼風颯颯，樹上枝葉作響，店主低聲沙啞，急迫的說：「快！快！快！敵軍換防，崗哨無人，我們趕快趕路。」行李已裝上了車，沒來得及和老板娘送別，緊閉呼吸，急忙鑽進藍色布篷的驢車，店主率直精幹，是專責護送我方工作同志過境的幹員。揚起驢鞭，跨坐車邊，在黑暗中噤哩咕嚕的趕了三十里路程的鬼門關，猶似狼羣中脫逃的綿羊，所幸有驚無險。到達二戰區的第一站——孝義時，正是東方魚肚白。先向我軍崗哨說明由來，經檢查後順利放行，心情頓感輕鬆，呼吸順暢。店主協助我與同志取得聯繫，他便立即空車返回介休，繼續爲同志們服務，稱得上是位冒險的英雄。

荒村客店恐怖之夜

在孝義稍事停留，便開始繼續我的行程，騎驢、徒步、乘坐做篷的驢車，路有平坦崎嶇，所以乘車徒步再騎驢，反反覆覆的更換。我初次騎

驢，當不懂牠的習性，驢子走平坦路時反而會鬧情緒，當驢子情緒不穩時，會在前進中猛一低頭，我便隨牠低頭時翻滾落地。但是每次受驢子捉弄滾落地時，却從未將裝滿法幣的大帆布袋鬆過手，真是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也！窄陡彎多的山坡小路，山壁磨到驢腹，無法騎乘驢背而過，而驢子前進的足跡又是圓坑小洞，足跡之間距離又長，無法隨驢步前進。驢夫教我以雙手用力緊握驢子尾巴，抬頭挺胸如拔河遊戲的姿勢隨牠尾後前進。我膽怯不敢，驢夫相勸，並告訴我驢子脾氣，越是艱險難行之路，反而變得越是溫馴，小心邁步。我雖數度躊躇，也只有鼓起勇氣，緊握驢尾，果然不錯，驢步平穩均勻，我反而感覺省力，變成了路途中的樂趣之一！

翻越過一座座高山峻嶺，苦樂不一。看到成羣的松鼠，野禽山鷄和各種美麗的小動物，飛來跑去，輪盤般的花朵，五彩繽紛，不知名的草木叢青碧綠，大自然的美景好不引人入勝！步行荆棘叢生的羊腸小徑，體膚割破，忍痛不屈。橫穿急遽搖晃的黃河渡橋時，猶如踩上馬戲團中的鋼索，令我魂飛膽破，渡過黃河，再換驢車，我不會盤膝而坐，只好在車前垂腿與驢夫向背而坐，驢子撒賴，有時停停站站，也很惱人。幸而小客店的老板娘曾告訴我，驢子撒賴必是驢夫打盹。果真不錯，看驢夫持鞭閉眼，我便找題目和驢夫談談說說。從天亮到傍晚，每天必趕行六十里路程才有驛站——無窗的石窯山洞。飲食方面，山水、饅頭、羊雜湯拌辣椒粉。羊頭羊肚，腥臊味濃，不敢嚐試，只能抱着乾饅頭啃。宿進山洞，

男女不分，男士們裹衣臥石炕。地面潮濕不平，我只能守在暗淡的燈光下，坐在兩塊凹凸不平的石塊上，背靠牆壁，徹夜難眠。聽那深山裡傳來陣陣的猛獸怒吼，心寒膽顫，四肢縮成一團。恐怖之夜隨着黑暗過去，站起身來無法梳洗，用過早餐饅頭開水後，仍繼續前進。秋林是山西的大縣，抵達秋林站時，太陽半下山，附近周圍有果樹和菜園，雖有果實蔬菜也不可買，二戰區實施配給制度，所需一切均得以配給票購買，我無法取得購買證，只有過路的通行證明。因日久未嚐到青果和蔬菜，見田野裡紫壘的茄子和絲瓜，胃中的食虫蠕動，乃不禁走向園圃。剛彎腰，茄子尚未碰手，突聽得有人發出異聲怪叫，想必是菜園主人的嚇阻。我抬頭張望，反有撕破喉嚨似的大喊，「猛虎下山！快跑進站！」這一聲入耳，我的雙腿發軟，不但不能跑，連邁步都難。體形高大膚色黝黑，一個四五十歲的男士，身着二戰區的藍色粗布褲褂，三步併兩步的竄到我的身旁，緊抓我的手腕，連拖帶拉的把我拽進窯洞。我的靈魂被嚇得丟落在菜園。進入窯洞，遇一摩登的中年女士，吸食香煙，並和我閑談，慢慢地，我的心臟才恢復了正常的跳動。那位好心的女士勸我偷吸一口香煙壓壓驚，在驚嚇中嚐了吞雲吐霧的滋味。大站的窯洞男女分宿，平身而睡，恢復了不少的體力。第二天清晨，知一匹服務旅客的跛騾，被猛獸咬死，並被撕食掉三分之一，真是弱肉強食也！

二戰區軍紀嚴明，百姓助軍不遺餘力，軍民一體，路不拾遺，夜不閉戶，嚴禁吸毒，犯者槍斃。甚至對吸食香煙者，也和偷竊者，一樣處罰監禁。過路客人須取得證明始可通行。陌生人路過，當地老幼婦女都會自動盤問，若感可疑時，他們會一鄉一鎮把情況認真的傳遞下去，因此，宵小絕跡，雖如此治理，荒僻山路仍有強梁搶劫。一日，時屆黃昏，騎騾的過客三五成羣，途經大麥郊附近，山高谷深，沒有人煙，我正在騾背上愜意地前進中，突見山谷裡竄出一羣光腳赤背的強盜，腰別紅纓大刀，嚇阻我們前進。幸騾夫們熟習應對，很自然的告訴強盜們，我們不是運鈔票的騾隊，只是流亡的學生。盜亦有道，聽後返身而去，未施劫掠。我還沒來得及驚懼，危機即由騾夫們簡單的應對中化解。據說大麥郊是強盜盤據之地，陌生人不易通過。政府運輸物資，雖由軍方保護，但也有時遭遇不測。

經華龍山到達西安

託天之福，驚而無險，在二十一天艱辛的旅程中，穿過路寬平坦的華龍山，到達華陰，安全感換走了所有的驚懼與辛酸。由華陰搭乘火車，轉往陝西省會西安。時已夜深，廣闊的馬路，寂靜無人。旅館客滿，只好投靠友人。旅館櫃檯好心代我打電話，劉太太山夢鄉驚醒，在電話中耐心的告訴我如何僱人力車，並指明去她家之路，劉先生出差外埠。和劉太太雖初次會晤，却無生疏之感，她對我熱情招待，大有賓至如歸之情。我徹底的梳洗，用香皂洗淨滿面的灰塵，痛如針刺。二十一天的風吹日晒，皮膚變質，輕抹厚厚的擦面油，立刻被粗糙的皮膚吸乾。脫下沾滿灰

塵的旅行裝，換上清潔衣服，未料體重大增，身體變肥，所携衣衫無法上身，急煞人也！第二天開箱一件件的試，才算勉強穿上了件新衣。饅頭白水增肥加胖的效果可真不小！幸好劉太太並不知三週前我是什麼模樣，否則她必會捧腹大笑！在劉太太家一住就是七天。我臨走的頭一天，劉先生還是由電話中知我要走，特由山西趕回家。在七天中有六天，我每天必到教育部西安辦事處，申請登記入學分發。主辦人是位侯先生，風度翩翩，神氣十足，笑容可掬。由瀟灑的神態中，可看出了官場得意的傲氣，可惜太不稱職敬業。我大膽的走進辦公室，小心翼翼的走向他鞠個大躬，並向他請教指示，未料侯先生對我這個渺小的愛國青年視而不看，我每天等候在他辦公室前，足足的六整天，背迎他進，背送他出，好一派可憎可恨的官僚習氣！他樂享安逸，忘却淪陷區同胞們的煎熬，令人感慨！我萬念俱灰，千頭萬緒一湧而起，念家園，思母親，失望苦痛與傷心，滿腹委曲向誰傾訴！

西北大學鄉村風貌

正是山窮水盡疑無路之際，巧遇郝校友，她已在西北大學攻讀，介紹我至該校借讀，和劉先生請教後，即刻啟程。興奮而去，趕搭公路局班車，路宿寶鷄一夜，微風細雨，秋意深濃。第二天，轉車至城固，遠望西北大學，一幢幢的茅草屋整齊排列，校舍周圍是規則的田畦，種植着瓜果蔬菜，完全鄉村風味，沒有圍牆的校園，人來人往。我興奮的進入學校，走向教務處說明由郝

同學介紹，想入該校四年級借讀，未料無教育部分發令而被拒。連續碰壁，難以忍受，更不知該如何是好，真是進退無路！經多次交涉，求見系主任王智壽老先生，在他的同情下，勉強暫准我住進宿舍。統艙雙舖室友多，反正我最愛過團體生活，管它什麼暫不暫住，有棲身之所就很快樂！隨着大夥兒過生活，大家對我雖陌生，但都很熱情的招呼，跟她們到教室聽課，教室四面無窗的草棚，冷風由四面八方吹進，教授講課時，冷風一口一口的往下噎。聽課的同學們被吹的臉都發青，下課後急忙鑽進宿舍，大家圍着炭火討論着戰爭。星期日成羣結隊去摘林，去田園拔免費的葫蘿蔔，菜園主人發現時，邊罵邊追趕，活像一羣偷雞賊。跑回宿舍嚼着紅蘿蔔當水果。餐廳裡的團體伙食容易飢餓，夜晚時吃碗羊肉泡麪，我不習慣，只有學習吃老糟蛋花。在西北大學短暫的期間，學業方面雖不如意，但在團體的生活中却有不少情趣。

戰事告急，我中央政府發動「十萬青年十萬軍，一寸山河一寸血」的號召。報効國家人人有責，青年男女熱血沸騰，我興奮至極，迫不急待的搶前登記，無奈校方規定，尚未取得本校學籍的同學不受理登記，我的願望又成泡影，我的興奮一掃而空。眼看一批批的同學，身披彩帶，在歡送聲中光榮地從軍入營，我便設法求見校長劉季洪先生（現任考試院院長）。請求特准我從軍。不幸，正值劉校長辭職離校，他也在被歡送的行列中。我只有獨自徬徨，無限感傷，不知何去何從，自憐自惜！

陝西洋縣青年團工作

與同學室友們雖相處日短，但都真誠坦率相待，她們勸慰我不要感傷，應該先找份工作，有學籍的同學都放棄了學業，現在還愁什麼學籍與學業！三人行必有吾師，的確如此，國家不保那有書讀！我冷靜思考，不能從軍而能工作，自然是上策。同學們熱心幫忙，向各方打聽工作機會，很快地就找到了青年團陝西洋縣分團的工作，距城七十華里，交通不便。同學們還勸我等待其它機會。我實在不好意思麻煩她們太多，堅持前去一試，這是我初次有派令的正式工作。一天清晨，室友們都為我而提前早起，浩浩蕩蕩地送我到離校不遠的河邊，幫我搭乘上人力拖拉的運貨木船，一直等到木船移動時她們才轉身。我有如與親人離別之感，我確實受了在家靠父母，在外靠朋友之真諦也！我子身孤寂，窩在那小木船的中央，痴望着天空，看那旭日冉冉上升。逆水而行，蝸牛般的前進，從清晨到傍晚，岸上的船夫彎腰駝背，嘿啾！嘿啾！一整天，我猶坐搖籃之感。

抵達洋縣城外的河邊，我雙腿發酸，站立困難，慢慢地勉強站起來，向來收費的船主道謝後，僱上挑夫，我便隨着他匆匆忙忙的往城裡趕。趕到城門時幸而只關閉了一扇，進了城，到了青年團，已天黑下班，守門的小王將住在附近的何股長請來，我將介紹函遞過，何股長徵求我同意，請我先去他家坐坐，我是求之不得，何太太是河南人，鄉音很重，兩年前帶着一對兒女由

漢中跟隨何先生調職到洋縣。何股長夫婦為人敦厚，招待我一碗湯麵，簡短寒暄，何股長又領我回青年團，安頓我住進一床一桌的小房間，桌前高掛着光溜溜的一個燈泡，在那寂靜陌生的環境中，縱然感到萬分空虛，但也因整天疲憊而通宵好睡。

次晨醒來，不識南北東西，庭院中空氣雖新鮮，却仍寂靜無人，我不敢邁出小屋一步，耐着性子盼望時鐘速轉。好一個漫長的清晨，守門小王終於到來，領我至盥漱室和餐廳。早餐後拜見幹事長——蔣照明。蔣先生四川成都人，年約四十左右。他拆開給我的派令，是微不足道的。一名團員，即刻生效上班。我用心學習，努力工作，在工作中倒也感到不少樂趣，轉眼兩週，幹事長曾面試我多次。所以心中總是七上八下，警惕自己。第三週，青年團、婦女會，暨各中等學校聯合舉辦紀念週會，幹事長讓我參加並向大家報告淪陷區的情況，啊！在這個大環境中我是多麼的渺小！龐大的題目，我所知無幾，真是惶恐至極！長官之命不敢違背，我鼓足了勇氣，厚着臉皮，以純潔幼稚不飾的詞句，把受奴化教育男女青年們的心聲，點點滴滴的報告給大家，下臺後很久才平息了緊張的情緒。當日晚，縣長、婦女會會長暨二位中學校長，特拜訪蔣幹事長，並命小王通知我過去會晤，幹事長又在諸位面前將我再向他們吹噓一番，我受寵若驚，更屬意外，原來他們商妥安排我到婦女會或學校任訓導工作，我當時不懂他們對我的器重，直截了當地拒絕了諸位長官的盛意，實屬失禮，是多麼不懂得好歹！

如今仍感遺憾不已！

為女青年從軍服務

第二天，幹事長特叫我去辦公室，我滿懷着畏懼，仗着膽子進去。居然是重新頒發給我任命令，改派為女青年股股長，專責女青年從軍事宜，我欣然捧着派令，退出幹事長的辦公室，哇！「長」字是多麼的好聽啊！這意外之得，興奮愉快的感受，是我生平中初次的嘗試！下班後，迫不及待地修書稟報母親，竟興奮地忘記了淪陷區無法投遞，乃先寄給我重慶的好友翟君，然後又寫信給熱情助我的一羣好同學和室友。我在愉快的心情下努力工作，迎新軍發薪餉，夜以繼日，編組成隊，並親自率隊至省城西安營區，雄赳赳氣昂昂，熱血滿腔，充滿抗戰必勝信心！

在響亮的軍歌聲中，掀起了從軍熱潮，突傳言女青年在軍中效果不良，原因何在？是不是守舊觀念使然？還是女青年本身不發憤圖強？還是良莠不齊而自取其辱？頓有灰心之感，憂慮未來，憧憬過去，在矛盾中實感乏味，故生起辭職之念。立即向重慶教育部面商請分發入學，並申請辭職，向幹事長數度說明，幸蒙勉強核准，但又怕他改變核准的原意，所以在匆忙中，僱上滑竿重返西北大學。我初次嘗試坐滑竿的滋味，就像坐在二人抬的椅子上，真舒適愜意！和同學們歡聚兩天後道別。我們相交雖淺，但依依難捨！

川陝公路艱險歷程

接受了同學們花生米和白乾酒的歡送，我又轉道至漢城，購買公路局車票，雪花落地成水，

我在陰霾泥濘中穿來穿去，跑了半天都沒買到票，幸離洋縣時，同事吳先生函介其母，老太太慈祥和善，拉着我的手，親切之情如在母親身邊之感，她撫摸着我的頭，安慰我很多很多，並招待我午餐，在吳老太太叨擾過後，感恩道別，再去排隊買票時，喜遇一客人退票轉讓給我，謝天謝地！遂即搭車上路，川陝公路狹窄彎多，艱險崎嶇，一天拋錨數次，並有翻落山澗慘劇發生，公車駕駛曾告知乘客，前面轉彎處，在不久前曾有車翻落，除一女孩因辮子掛樹活命外，全車乘客都遭惡運。聽之毛骨悚然，令人寒顫。我閉起雙眼靜靜地祈禱上蒼保佑，別翻車，別撞山，保佑我們順利平安。我不停地念念，有命不怕家鄉遠，遭劫在數，在數難逃，祖上有德不該喪命深山。

公路客車破舊不堪，一路拋錨一路修，每天跑不了幾里路程就得宿進鷄鳴早看天的小店，小店裏每間房都是窗破門爛沒有鎖，真是破屋又逢連夜雨，不幸遇一名衣冠禽獸無耻下流人物，每逢住店必監視我進入那個房間，總是求店老板設法使他和隔壁鄰而宿。在深夜裏不停的拉響手槍板機，口出恐嚇語，更膽大敲我房門，店小人稀，夜深人靜，叫天不應喊地不靈，我驚惶失措，懼之甚於虎豹豺狼，即使喊叫人也沒人敢向那氣勢凌人的敢頭哼一聲，在那沒有法的範圍下可隨時喪命，我緊緊地用盡全身之力，背靠着沒有鎖的兩扇破木門，徹夜而坐，第二天再上車趕路，四肢酸痛，有精疲力竭之感。對那衣冠楚楚，居心叵測的人物，我曾數次想對同車乘客們揭發，但又怕他羞惱成怒，反而吃虧惹禍。

到達廣元我才鬆了口氣，廣元縣在四川省境，位於嘉陵江東岸，是川陝交通之要衝，陸路水路兩通，有機關、學校、飯館以及旅社。下了車住進旅社，太陽還沒下山，拿着同志的介紹信，去花紗布管制局看朋友，茶房告訴我路不遠，步行過街，再穿經稻田，好不容易打聽到辦公處所，再轉到宿舍，趙先生不在，趙太太非常好客，有長者之風，因係除夕的頭一天，她留我在家吃餃子，在驚懼中，竟沒接受趙太太的美意，於是空腹回到旅社，真是年輕不懂事。其實那衣冠禽獸早已注意上我的行動，更看出我沒轍。東西兩房相對，但有院子相隔，他由窗子裏伸出獸頭，又口出輕浮與恐嚇之語，我突然間由畏懼轉為膽大，我也站在窗前向他面對面的大喊，「像你這種不耻的衣冠禽獸，連賣國的奸賊都不如。」這一頓罵，也許他不知我神通多大？我心中有數，是福是禍真難預卜，反正慶元是個大地方，先臭罵他一頓報復報復再說。否極泰來貴人到，正在無所適從之際，心臟撲通撲通的跳個不停，趙先生知我去過他家後，即偕趙太太趕至旅社看我，並邀我在他家小住過新年，三十年代特別注意友情，溫暖的感受非筆墨所能形容。為了避開那無恥敗類，倒該隨趙先生去他們家住，但因車子多次拋錨，已在路上就誤太久，在急於趕路的心情下，婉謝他們的盛情，仍託趙先生幫忙代我買張第二天中午去重慶的車票，由不同的行車班次，而避開了那衣冠禽獸。

沉睡了一夜，第二天趙太太又到旅社陪我，並送我上車，這是我離家後第一次有了安全感，

在感激中與趙太太揮手告別。同座位者是位沈靜少語的女士，交談中知她是北平師範大學的陳教授，輾轉去昆明與夫相聚，七七事變時分離，失掉聯繫也多年，她說最近才悉其夫是位歷經百戰的抗日英雄，聽之令人敬慕。右前座是位上校軍官繆先生，天津市人，由西安公畢返西南戰區，都是老鄉親，自然格外親切。夜晚住店正值年除夕，吃食小店都慶新年而不作生意，繆上校人熟路熟，一副救國愛民的風度，令人尊敬，店老板親自殺鷄烹調成桌酒席；堅持不收分文，我和陳教授隨着繆上校叨擾，但繆上校在行前賞賜不少，前半段的路程坎坎坷坷，被嚇得魂飛膽破，後半段的路上和貴人相遇，平安順利，是好人與壞人強烈的對比。

嘉陵江畔復旦大學

抵達山城重慶，不識方向，更打聽不出青年團和中央組織部的所在地，在當地居民的口中我是下江「僑子」。繆上校知接我的人誤了時，看我惆悵無處去，好心勸我先隨他上山友人家，在無奈的情況下，僱上滑竿，尾隨着老鄉到了錢府。錢太太溫雅雅，帶着五歲的小女兒持家，錢先生作戰在前方。她招待我休息飲茶，勸我別心急，繆先生會幫我設法，繆先生和錢先生是軍校同學，情同手足，繆先生曾請錢太太照顧過不少流亡的青年男女，我和錢太太聊得非常融洽，所以安心丟下行李，漫步到山下，遠望人羣鑽動，我好奇心起，加緊脚步，上上下下地繞路過去，原來是比賽籃球，前方激戰，後方運動風氣鼎盛

，我對球類有特別興趣，所以圍擠上前。觀賞比賽球技，竟忘却自己是流浪異地，猛回頭，見一人面熟正向我注視，原來是稱兄道弟的家鄉人，由黔桂路轉至重慶不久的工程師——現任鐵路局工程處處長。莫非我「吉人天相」？果真得上天保佑？怎麼會在失望中的一剎那而出現了奇蹟！他鄉遇故知，他立即領我到巴中組織部和知友翟君會晤，適逢翟君外出，再帶我轉至公車站，不出所料，又去痴痴傻等也！知友相會歡欣鼓舞，在快樂中有着異常的感受。他們弟兄一同陪我上山取行李，我笨得沒記住錢太太家所任的方向，更不知街名和門牌號，我這剛到山城的小迷糊，跟着他們繞了半邊山，一排排的茅草屋同一式樣，實在指認不出，挑夫已發脾氣，急得我頭暈眼花又尷尬，幸聽到錢家小女兒高喊阿姑，才解救了我。繆先生已轉赴戰地。向錢太太道謝送錢小妹一件小禮物，取了行李住進了青年會。他們帶我熟悉環境，給我介紹大後方的一切，並帶我遍嚐四川風味的小吃，數月的奔波恢復了平靜，又找妥教育部戰地失學失業青年招致訓練委員會的工作，在工作中等待教育部的分發，並隨着工作住進招訓會的宿舍，和同事們朝夕相處，歡樂融融。蒼天不負苦心人，終於分發我至復旦。

復旦大學位於嘉陵江岸，校舍西式，後山青翠，前繞碧水，幽雅清靜，詩情畫意，是讀書的好地方。物質生活勝西北，教室桌椅整潔，餐廳裏許多同學以豬油拌飯，宿舍裏的上下床夠寬夠穩，就是老鼠會鑽被窩。現住在紐約的趙水姿同學睡我下舖，在睡覺前，她一本正經地告訴我，要把鞋子

收好，不然會被老鼠吃掉。她一面說一面把皮鞋用洗臉的大銅盆扣上。我半信半疑，想必是開玩笑，我也以開玩笑的方式取塊包巾，把皮鞋緊緊地包好，睡覺時壓在枕頭下。一覺醒來，哇！馳名全國的「巴佳」皮鞋初次上脚，一對鞋後跟果真被老鼠啃掉，好不傷心！真奇怪，為什麼專啃皮鞋不咬耳朵？全室同學聽了哄堂大笑，增添了不少情趣和熱鬧。每逢星期假日，多和北平幾位校友歡聚，到北溫泉風景區遊樂，談現在，說過去，多所切磋，快樂的日子易過，轉眼就是暑假，返回原工作崗位，與同事們重逢歡聚，樂趣無窮，下班後看看書，再和知友吃消夜，品嚐慕名已久的四川銀耳或擔擔麵。

重慶精神勝利狂歡

在重慶從未聽同學同事們為物質生活叫苦，政府官員一律布服。糙米砂多，菜無魚葷。抗戰歌曲和愛國話劇為精神食糧，上下團結，甘苦與共，朝向抗日目標而努力。西南戰區告急，後方加緊支援，十萬青年軍加緊訓練，陸續參戰。一天，下午三時半，開業務會議，周主任擔任主席——現任立法委員，除開會如儀並勉勵全體同仁說：「前方戰爭越激烈，我們更有希望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鬪士，應堅守個人工作崗位，迎接抗戰勝利，信心是勝利的主力，別看敵人如此囂張，說不定正在咱們開會的這會兒，日本已投降。」大家相視而笑，笑周主任誑語，空言高調。未料那天傍晚我去好友沈太太家，玩至深夜，剛出中央團部宿舍大門，見大街人湧如潮，嚇得我轉

身跑回沈府，沈先生警覺性一向很高，一聲長嘆！意識到戰爭逆轉，奪門而出，我緊尾隨其後，已聽盟軍吶喊，執瓶痛飲，沿街燃放鞭炮，鑼鼓喧天。軍民聯成一片，高呼抗戰勝利、日軍投降的喜訊，歡呼聲充滿了各個角落。沈先生在人潮中護送我回到招訓會的宿舍，同事們興奮如狂，同聲高唱凱旋歌，異口同聲稱周主任為萬靈活神仙。措手不及的勝利，困難太多，交通工具殘缺不全，復員工作緩慢，人心浮動，歸心似箭，我心焦性急，恨不得插翅飛到母親身邊，天天盼望，時時打聽如何可搭上飛機。接收大員都沒動身，豈能輪到我們小職員！只好安心工作，同時默歎祈禱希能排除困難，早日還鄉。果真，吉人天相，幸運又意外地降臨。時隔未久，郝任夫先生接長天津市政府教育局，我沾了光，隨他搭乘上飛往北平的軍機，高空搖晃，震耳欲聾，頭痛欲裂，意識着看不到母親就會斷氣。幸停漢口機場休息加油並過夜，始將我快斷氣的小命活過來。因此二、三十年來我都不敢搭乘這種交通工具。

重返故都物是人非

回到北平，冷冷清清，首先拜望母校校長何其聲先生，何校長是維護秘密工作同志的功臣。我向他報告離平前以及到後方的一切經過情形，校長對我稱讚加勉。復員後我的工作是在教育部北平進修班教課並兼任女生隊教官，早晚晚睡深夜查寢。上課時突在教室發現坐有同系同班的王同學，我在詫異中另有一番感覺，忙向同學們打聽王同學的底細，果然，在我離平時期都沒見過他的踪影，日本投降後才見他到校走動。我百般

設法，到處追蹤，終於探索出王同學是由延安鑽出來的小毛頭。抽絲剝繭，發現不少受過共產黨訓練的男女歹徒混進各機構。無孔不入的共匪，竟以進修班為對象，實在惡毒，令人憤恨。抗戰勝利，百廢待興，共匪却又開始顛覆活動，內憂外患，堪慮堪憂！

各機構工作人員陸陸續續復員，三十五年元旦，知友翟君因公途經北平，由朋友們催促協助，我倆在六國飯店舉行了結婚典禮，同學好友聚集一堂，儀式簡單隆重，氣氛却很濃。三天後，夫君在新婚中遠去山東。家鄉已有土共騷擾，鄉民生命時遭威脅，回鄉省親非常危險，只得改變主意，接母親來北平安居。母女相逢，喜極而泣，互訴別後的遭遇和親情的慰藉。平靜生活眨眼半年，夫君調往天津市，我便轉職到天津市政府教育局，並接母親一齊前往，讓我能克盡子女之孝道，也使母親樂享晚年。天津靠近海港，工商企業均較發達，原各國租界地均隨着抗戰勝利收回，仍保持着往日的清潔與寧靜，生活習慣與民俗和北平略有不同，是安逸舒適居家的好地方。原子彈的爆炸，消滅了日本的侵略主義，結束了我們八年的長期抗戰，雖光榮勝利，但國家財物消耗殆盡，百姓生活窘困，政府元氣未復，共匪却乘機作亂，加緊滲透急速破壞，洪流瀾漫，赤化了整個的大東北。三十七年底，山東失守，河北撤軍，平津平漢鐵路中斷，津沽告急。我每天仍然早出晚歸，平靜度日，幸而同班王同學在天津市作生意，對市民的動態知道很多，特電話告訴，天津不可久留，快作準備，居民們已紛紛

撤離，許多機關人士也陸續飛去上海、廣州以及臺灣等地，我半信半疑，先和平日往還的友人電話聯繫，不知何時已悄悄去矣！也有幾位朋友由北平轉至天津，在我家等候船期。我急與夫君商議撤離，惜他仍固執不移。候船的朋友們已分別離去，平津隨即告緊，飛機和船票即使以黃金美鈔也已無法購得！我們一籌莫展，因坐愁城。

逃避赤禍倉皇上船

我中學時代的好友王大姐，身高一六六公分，貌美驚人，精明幹練，是當年師範大學的校花，曾使北平城無數的士紳與偽官為之傾倒。有一天，她突然來到我家，特來告訴我她由東北開拔前進天津，平津大勢已去，叫我帶着孩子接着母親隨她至北平，接收覺民中學，並叫我勸夫君速離天津，對他的安危則無能為力。如此，對多年不見的王大姐所負之任務徹底瞭解。感激她對我們的一份情意，但志不同，不相為謀，密友竟已成敵，更激起我離津堅決之意。我多方奔走，吃盡了酸鹹苦辣，花去所有積蓄，才買到了船票。房間陳設物件均未整理，僅把孩子所需衣物檢起，臨去碼頭夫君仍在辦公室。在母親的催促之下，我跑到辦公處所，連拖帶拉的才把夫君叫回家。老母年邁已七十幾許，不能乘船逃難。無奈之下，抱着一歲半的男孩和三個月大的女嬰，偕同夫君之弟和弟婦，還有小姪女，在倉皇中和老母洒淚拜別！急急趕至碼頭，已是人山人海，廣闊的海岸，佈滿了五十加侖的汽油桶，搖搖滾滾，並未阻擋住，扶老携幼搶登上船的人羣。大人喊

叫，孩童哭鬧，混亂中見一名五、六歲大的男孩，窒息死在父親懷抱中，抱着孩子屍體的父親，進退兩難，焦急涕淚。夫君見狀遲疑不前，我踏不到搖滾的油桶，幸遇兩位面熟的警備司令部的同志，分別抱去兩小兒女，高舉頭頂，在人潮擁擠中，擁上船踏板。我奮不顧身，緊揪着姪女尾隨於後，搶登上船甲板時已是黃昏。回顧夫君，竟未護送妻兒，既焦急又傷心，心亂如麻，不知所措，急將小女塞給嬌嬌，嬌嬌正新婚燕爾，是位經驗豐富的助產士，自然放心。男孩跟隨着姪女，我便擠下船，在人堆中喊，却未聽到夫君的答音，又怕孩子凍餓，只好先搶拾奶粉，轉身踏板已撤，我急得耳聾眼花團團轉，我拎着小衣尿布奶粉箱，苦苦哀求讓我把孩子的食糧提上船。在踏板下放的一刹那，又一大批人羣擁擠上船。船長宣佈超載過重，不能開航。在那生死交關的時刻，抓住逃命的機會，誰肯放過！甲板上擠的已無容身之地，姪女緊拽男娃，小女嬰却臥睡在甲板，我抱着奶粉急找開水，擠進船艙，上上下下都沒找到開水一滴。天已黑暗，看岸上失望的人羣漸漸分散，我癡立甲板凝視海岸，在朦朧中似有小撮人在蠕動，我焦急放聲高喊，竟獲岸上回音，是三輪車夫老馬，陪着夫君，並有由家送我至碼頭的四位好同學仍陪伴未去。船上岸上有了聯繫，在破碎的心情下彼此安慰，夫君囑我隨船而去，他決心留津隨軍與匪作戰。岸上人羣由散而聚，船長為避免搶行上船，故命機師將船緩緩離岸，移至海的深處待命。懷着絕望的心轉顧孩子：小女雖睡在數條棉被堆上，但難擋住寒風吹

襲，向機師情商，將女孩放睡機械房。我失魂落魄，再度站立甲板，悵惘傷感！用掉所有財物，為我們一羣換了船票，夫君反而不搶上船，多日張羅奔跑成了前功盡棄，怎不傷感！船即啓航，我把孩子抱回甲板棉被堆，男娃吵鬧，由小姪女哄抱，我傷心落淚，如喪考妣。在萬念俱灰的情況下，有生不如死之感，望海興嘆，發覺發呆。因有母職，只有隨船求得苟生！突見甲板多人注視遠處，我擠到甲板邊向遠處眺望，在恍惚中見似一片樹葉，急流湧向大船。眨眼間夫君爬上大船，是奇蹟還是夢幻？我倆緊握雙手良久不言，感嘆萬千！夫君是剿共機構的負責人，在八年的抗戰中，耗去家中無數的財產，敵方後方數度往返，與日寇特務面對面的週旋，遭遇過日本鬼子槍炮的追趕，出生入死，冒險患難，嚐盡辛酸苦痛，如今又站在與匪鬪爭的第一線，但他並無持槍經驗，果真持槍作戰，於戰事無補，如果不幸被俘，定遭共匪剝皮之刑。幸蒙軍方負責長官巡視海岸時與夫君相見，經他好心相助，並特派一艘小艇，於啓航前的一刻間送夫君上船。然而這位於我家有大恩大德的長官，竟在與匪巷戰時陣亡，求仁得仁，使我們永生難忘！母親年邁，不適逃難，却堅持叫我們早日離去，並希望再度復員，母親含淚叮囑，可別讓一對小兒受凍餓。可是遭遇空前的災難，對孩子的照顧更力不從心。

海葬幼女長笛哀鳴

夫君登上船後，我驚魂甫定，立刻抱起小女——大明。她雙眼緊閉，面頰發青，四肢冰涼，不知何時已斷了氣，活潑美麗的小女嬰，耐不住寒風饑渴，小靈魂必向老母前去托夢。我瘋狂的擠下船艙，請婦兒科醫師——孫丕貞救治。孫醫師原任職天津市婦科醫院院長，是小女生產時的接生醫師，醫術高醫德好，來臺後任鐵路局醫院婦產科主任。她由行李袋中抽出聽筒，隨着我匆匆爬上甲板，翻翻眼皮、聽聽心臟，只有搖頭嘆息！我在絕望中緊抱着小屍體發呆發愣，見者無不同情嘆息！

炮聲隆隆，船長宣佈，我們已在匪炮的射程中，請大家合作鎮靜！全船乘客色變，彼此目面相視，生死邊緣充滿了愁與恨。雪花飄、孤舟行，太平洋中浪花激盪，濕淋淋的甲板，刺骨的寒風，我懷抱着小屍體肝腸寸斷。夫君向船長請示如何處理？因無冷凍設備，不能攜帶，只有葬海。船行脫離匪炮射程，三聲哀笛長鳴，夫君用顫抖的雙手，把無辜的小女大明拋入海底，悲傷之淚，滴滴洒落太平洋，國仇家恨，一齊湧集心胸！家破人亡，藥老折幼，我們的罪何可恕，悲痛之心猶如刀割。危難之船，超載荷重，緩慢航行，費時一週才抵基隆港，海關知道有乘客喪命，拒絕船靠碼頭，理由是防瘟疫傳人，雖由船長再三交涉，竟不得允許，全船騷動。我悲傷痛苦又尷尬，自感責不可卸，我昏昏沉沉有氣無力的擠進船長室，要求把小女喪生的原因向海關書寫報告，船長請示後，我站立在船長室伏身執筆，一字一淚原原本本的報告出小女斷氣的經過。海關核准靠岸已誤時很久，風颶颶、雨淋淋，岸上接客的人羣雨傘不能遮身，船上狼狽不堪，甲板上難友們東倒西歪，身心憔悴，可憐小兒在饑餓中嘔吐不已，淒情慘景，猶如歷歷在目也！